

《雜阿含經》十講（四）

蘇錦坤

獨立佛學研究者

第九講——

《雜阿含經》（T99）與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

《大藏經》收存以《雜阿含經》為名的古譯有三種：

1. 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大正藏》編號 T99，編序為 1362 經）
2. 二十卷本《別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編號 T100，《大正藏》收錄者為六卷本，編序為 364 經）
3. 單卷本《雜阿含經》（《大正藏》編號 T101，編序為 27 經）

本講解說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第十講則解說《別譯雜阿含經》（T100）。

此處主要探討：一、《雜阿含經》（T101）的譯者是否為安世高？二、《雜阿含經》（T101）的對應經典。

現今存世的漢譯四阿含中，各版本藏經收錄的《雜阿含經》譯本有單卷本、二十卷本（或十六卷本）、五十卷本等三種，其中二十卷本（或十六卷本）「雜阿含經」，各版藏經均稱為《別譯雜阿含經》。依照《大正藏》編列的經號，五十卷本《雜阿含經》為 T99，有 1362 經；《別譯雜阿含經》為 T100，有 364 經，單卷本《雜阿含經》為 T101，有 27 經。

五十卷本《雜阿含經》為求那跋陀羅所譯，《出三藏記集》記載為「元嘉十二年…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¹ 如此，則譯出年代應為西元 435 年。

《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方廣鋁指出敦煌殘卷 P.3747 應為《眾經別錄》，可能是五世紀時的寫本而為目前存世的最早經錄；但是，此一「《眾經別錄》」與僧祐《出三藏記集》（成書於西元 517 年）均未提及《別譯雜阿含經》。² 最早登錄此經的經錄是隋朝法經《眾經目錄》與費長房《歷代三寶紀》，³ 前者成書於開皇十四年（西元 594 年）而後者於十七年（西元 597 年）。學者一般認為《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早於五十卷本《雜阿含經》。⁴ 我們將在第十講再細談此經的相關議題。

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高麗大藏經》列為「附吳、魏二錄」而未著錄譯人。⁵ 各本經錄也是以「佚失譯人」登錄，不

1.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05, c6-14。Harrison (2002:1, line 6), 'Another Addition to the An Shigao Corpus? Preliminary Notes on an Early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Translation' 推定五十卷本《雜阿含經》譯於西元 433 年，而不是西元 435 年。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1983，p b1：「所以《雜阿含經》在揚都的譯出，在西元 435 年到 445 年之間」。
2. 方廣鋁：〈《眾經別錄》題解及錄文〉，方廣鋁編：《敦煌佛教經錄輯校》，1997，頁 1-25。
3. 《眾經目錄》卷 3《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CBETA, T55, no. 2146, p. 130, b19；《歷代三寶紀》卷 14《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CBETA, T49, no. 2034, p. 116, c7。
4. 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1978，頁 98：「漢譯有《別譯雜阿含經》，現作一六卷，分二誦；《大正藏》編目，共三六四經。…從譯文看來，比求那跋陀羅所譯為早」；印順法師（1983:pb4）：「總之，《別譯雜阿含經》是古譯，比五〇卷本的譯出為早」。水野弘元（1964:686）也認為：「別譯雜阿含早於雜阿含五十卷之譯出。」Harrison (2002:1, line 8), 'Another Addition to the An Shigao Corpus? Preliminary Notes on an Early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Translation': "the later(T100) is the product of an unknown and possibly earlier translator."
5. 參考《金版高麗大藏經》，36 冊，2001，86 頁。

管是依據「附吳、魏二錄」的記載，或是譯文的風貌，均顯示此譯是三種漢譯《雜阿含經》中最古老的譯本。

一、單卷本《雜阿含經》的譯者

何離異（Paul Harrison）認為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極有可能是安世高所譯，⁶因為單卷本《雜阿含經》與《七處三觀經》的風格相同，也有「從後說絕」的譯語，而且用長行的文體來翻譯偈頌。⁷

印順法師也有「安世高所譯」的主張，如說：⁸

出於《增一阿含》的《舊經四十四篇》，是漢安世高所譯的。名為《雜阿含經》一卷本的二十五（今缺一）經，《出三藏記集》是『失譯』，今推定為也是安世高的譯典。如色、痛癢、思想、生死、識（二·四九六中、下）⁹，與安譯的《七處三觀經》相同。經中說到：『從移[後]說絕辭』（二·四九四上），『說是絕』（二·四九四下），『從

-
6. 參考 Harrison（2002）：此文提及，他文中的論點在學生釋自拙的碩士論文裡有更詳細的描述。自拙法師：A Study on the Anthology Za Ahan Jing（T101），Centered on its Linguistic Features, Authorship and School，2001。
7. 《七處三觀經》在經題之下記為：「安世高譯」，CBETA, T02, no. 150A, p. 875, b7。但是，《出三藏記集》登錄安世高譯經 34 部，其中包含《七處三觀經》二卷，《九橫經》一卷，CBETA, T55, no. 2145, p. 6, a10-12。《出三藏記集》另一處《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又登錄作「《七處三觀經》一卷」，CBETA, T55, no. 2145, p. 30, b2，代表此經是佚失翻譯人名，因為僧祐記載「新集所得，今並有其本，悉在經藏。」CBETA, T55, no. 2145, p. 32, a1-2，這是他親見此一經本，所以，《七處三觀經》的譯者仍然有待考察。
8. 果暉法師：〈安世高譯經的考察〉，2008，頁 27 提及日本學者林屋友次郎 1938 年的論文，主張「依翻譯詞彙、翻譯風格看來，（單卷本《雜阿含經》）」應該是安世高所翻譯」，此一主張早於印順法師。
9. 安世高譯：《佛說阿含正行經》，大正藏 T02, no.151, p.883c02-03。

後說絕』（二·四九五中、四九八上、下）。『從後說絕』，就是『而說偈言』，『復說偈曰』等異譯。這一特殊的譯語，在一五〇《七處三觀經》——《舊經四十四篇》中，『從後說絕』（二·八七六上、下、八七七下、八八一下、八八二上），也一再的說到。¹⁰

那體慧（Jan Nattier）並不贊同此一主張，她引述許理和（Zürcher, 1991）的論文說：¹¹

如同許理和指出的，可信的安世高譯經當中從未譯為詩偈，有些在印度語系為偈頌的經文被安世高譯為長行，即使在他使用「從後說絕」的譯詞之後，仍然「將偈頌譯為長行」。許理和描述安世高為不接受漢文（詩）的格式，甚至認為安世高有可能對漢詩的格式不熟悉。

許理和（1991）的論文內容主要是評論「判為安世高所譯的經文」，¹² 文末所列的安世高譯經並未包含單卷本《雜阿含經》，由此可知該文的論點與單卷本《雜阿含經》無關。單卷本《雜阿含 26 經》在「從後說絕」的經文之後，譯為整齊的「四言五句」偈頌形式；單卷本《雜阿含 1 經》的一首偈頌也可推斷為「三言六句」的

10.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三冊，1993，頁 290，6-13 行。

11. Nattier,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2008, pp.66-68. 筆者暫譯書名為《東漢與三國時期的初期漢譯佛典導論》。林屋友次郎：〈安世高訳の雜阿含と増一阿含〉，1938。

12. Zürcher,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1991)。

形式。¹³ 這兩個例子可以作為反證：如果主張「單卷本《雜阿含經》安世高所譯」的理據為「將偈頌翻譯作長行」，則因《雜阿含 1 經》與《雜阿含 26 經》的偈頌為詩偈形式，可以得到「單卷本《雜阿含經》不是安世高所譯」的結論。

筆者基於下列六項理由，不贊同「單卷本《雜阿含經》為安世高所譯」的主張：¹⁴

1. 晉朝道安法師未將單卷本《雜阿含經》列為安世高所譯，也未附註「似為」安世高所譯。
2. 唐朝之前的經錄未記載為安世高所譯。
3. 單卷本《雜阿含經》的翻譯風格並不一致。
4. 單卷本《雜阿含經》並未完全把偈頌翻譯成長行。
5. 「經首語」、「經末結語」與部分譯詞並不一致。
6. 與《七處三觀經》(T150A) 同樣收錄了「積骨經」與「七處三觀經」。

筆者以為，單卷本《雜阿含經》有可能是將不同團隊的譯經編纂在一起的「合集」，各經的譯經年代有可能不在同一世代。¹⁵ 這樣的猜測，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二、單卷本《雜阿含經》的對應經典

單卷本《雜阿含 17 經》提到「三力」：「一者信力，二者精進力，

13. 此一「三言六句」的譯文，為《雜阿含 1 經》「信為種，行為水，慧為牛，慚為犁，心為鄧，意為金」，CBETA, T02, no. 101, p. 493, a19-20，此偈與巴利《小部尼柯耶》《經集》77 偈相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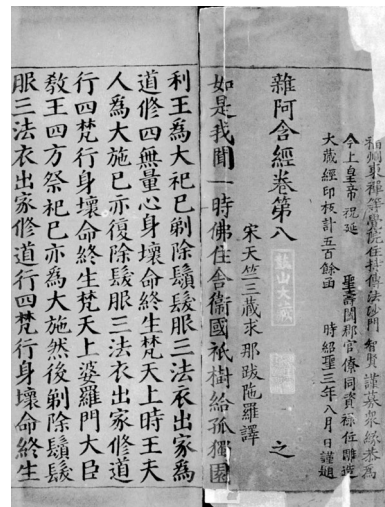
14. 參考蘇錦坤：〈從後說絕 -- 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2010。

15. 筆者的意思是譯經年代的差距有可能超過 30 年，這是筆者的猜測，並無確切的文證。

三者黠力」。「信力」為「深信於佛」；「精進力」為「四正勤」；「黠力」為「知四聖諦」。但是，末後又將「黠力」翻譯作「慧力」。五十卷本《雜阿含經》的對應經典為《雜阿含 666 經》，雖然經文說：「有三力：信力、念力、慧力」，可是解釋時並未提到「念力」，而是解說：「何等為慧力？謂四聖諦」。¹⁶ 這可能出於幾種狀況，第一種是：《雜阿含 664 經》提到三種「三力」：「有三種力。何等為三？謂信力、精進力、慧力。復次三力。何等為三？謂信力、念力、慧力。復次三力。何等為三？謂信力、定力、慧力」，因而訛誤。第二種是：原本依次解說三種「三力」，因背誦脫落、經文脫落或翻譯缺失，保存了「信力、念力、慧力」的名目，跳接了「信力、精進力、慧力」的釋文，而完全脫漏解釋「信力、定力、慧力」的經文。我們在巴利《尼柯耶》找不到此三種「三力」的解說，在《增支部 5.15 經》的「五力」解說中，可以得到此三力相同的解說。

其次，單卷本《雜阿含 18 經》提到「四力」；這一次序與《雜阿含 666 經》提到「三力」、《雜阿含 667 經》提到「四力」相同。雖然兩者的三力都是「信力、念力、慧力」，但是在「四力」的名目卻出現分歧。

《雜阿含 667 經》提到三組「四力」，一、「信力、精進力、念力、慧力」。二、「信力、念力、定力、



雜阿含經

16. 《雜阿含 666 經》，CBETA, T02, no. 99, p. 184, c14-15。

慧力」。三、「覺力、精進力、無罪力、攝力」。前面兩組依次分別是「五力」少了「定力」及「五力」少了「精進力」；第三組顯然不同，此組與單卷本《雜阿含 18 經》的「四力」，請參考〈表 1〉。

〈表 1〉

《雜阿含 667 經》	單卷本《雜阿含 18 經》	附註
於善、不善法如實知，有罪、無罪，習近、不習近，卑法、勝法，黑法、白法，有分別法、無分別法，緣起法、非緣起法如實知，是名覺力。	若有比丘知善惡濁如至誠知，亦知犯亦知不犯，亦知可行亦知不可行，亦知非亦知增，亦知白亦知黑，亦知從得濁如諦知，是名為意力。是名為守力。	Paṭisaṅkhābala
何等為精進力？ 謂四正斷。	在有比丘在有濁所惡說，所犯說，所不可說，所黑說，不用進人說，如是輩為棄之，若所為濁好說，不犯說、可習說、可說、白說、所道說，如是輩濁，為行為貪欲，為行為精進，為受意為制意？是名為精進力。	Bhāvanābala
何等為無罪力？ 謂無罪身、口、意，是名無罪力。	在有比丘為不犯身受行止，為不犯口，為不犯心受行止，是名為不犯力。	Anavajjabala
何等為攝力？ 謂四攝事，惠施、愛語、行利、同利。	謂四輩。何等為四輩？一為攝，二為布施，三為相哀，四為相助善行。	Saṅgahabala

單卷本《雜阿含 25 經》提到「向無罪過人無故辱罵，就像逆風揚塵，塵土只會反著自身」，對應經典《相應部 7.4 經》的經文與此類似，在偈頌中提到「如同逆風揚塵」，在漢譯對應經典就不

是比喻，而成為實際上有人向佛陀逆風揚土，如《別譯雜阿含 77 經》「又復掬土欲以塗佛」與《雜阿含 1154 經》「（婆羅門）把土塗佛，時有逆風還吹其土，反自塗身」。

由此可以見到單卷本《雜阿含經》與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及《別譯雜阿含經》有版本之間的差別。

單卷本《雜阿含 8 經》呈現了另一種樣貌，經文一開始提到：「世尊告訴舍利弗能略說、廣說教法，但是很難有知解這些講說的人。舍利弗回答：『唯願世尊略說、廣說、法說，於法實有解知者。』」，這一部分與《雜阿含 982 經》、《增支部 3.33 經》相同，但是《雜阿含 982 經》引述的偈頌是第四問〈童子富那迦問 Puṇṇaka-māṇava pucchā〉1048 頌，而《增支部 3.33 經》引述的偈頌是第十三問〈童子優陀耶問 Udaya-māṇava pucchā〉1106-1107 頌。相對於此，《雜阿含 8 經》的偈頌是：

度世說不致，壞欲欲思想，意不可俱爾，亦除曉睡暝，
亦還結疑，觀意除淨，本起思惟法，已說度世慧，亦說壞
癡。¹⁷

如〈表 2〉所示，單卷本《雜阿含經》的 27 經當中，大多數可在《別譯雜阿含經》、五十卷本《雜阿含經》或巴利《尼柯耶》識別出對應經典，但是仍然有六部經似乎是此一文本（或集本）獨存的經文。單卷本《雜阿含經》的內容有時保存了不同的經文細節，其翻譯詞彙顯示漢譯草創時期的風貌及術語的演變、更替，這是研究《雜阿含經》的重要參考文獻。

17. 《雜阿含 8 經》，CBETA, T02, no. 101, p. 495, b3-5。

〈表 2〉 單卷本《雜阿含經》與對應經典

單卷本 《雜阿含經》經號	《別譯雜阿含經》 經號	50 卷本 《雜阿含經》經號	巴利《尼柯耶》 經號	附註
1	264	98	SN 7.11	*1
2	261	95	AN 3.57	
3	260	94	AN 5.31 偈頌	
4	102	607/1189	SN 47.18/47.43	
5	106	1193	SN 6.7-6.9	
6	---	---	---	
7	78	1155	SN 7.16	
8	---	982 經文 983 偈頌	AN 3.33 經文 AN 3.32 偈頌	
9	---	---	---	*2
10	---	---	---	
11	340	947	SN 15.10	
12	---	41	SN 22.56	
13	---	56	---	
14	---	610	SN 47.2	
15	---	803	SN 54.1	
16	---	661	AN 2.11	
17	---	666	AN 5.15 參考	
18	---	667	AN 4.152-155 AN 2.11, 9,5 參考	
19	---	---	---	可參考 EA 35.4
20	---	449-450	SN 14.17	可參考 SA 447
21	33	916, 1104	SN 11.11	
22	---	1256	SN 20.2	
23	---	---	---	
24	---	---	---	
25	77	1154	SN 7.4	
26	79	1156	SN 7.5	
27	---	42	SN 22.57	*3

- *1：巴利《經集 1.4 經》也是此經的對應經典，請參考蘇錦坤：〈從後說絕 --- 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¹⁸
- *2：竺法護譯《身觀經》（T612）與單卷本《雜阿含 9 經》雷同，有些文字敘述，《身觀經》（T612）可以用來補充單卷本《雜阿含 9 經》的缺漏。請參考蘇錦坤：〈從後說絕 --- 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¹⁹
- *3：單卷本《雜阿含 27 經》與《七處三觀 1 經》為同一譯本的不同抄寫本，內容僅有少許差異。請參考蘇錦坤：〈《七處三觀經》研究（1）---《七處三觀 1 經》校勘與標點〉。²⁰

參考書目

一 英文著作

1. Harrison, Paul, (2002), “Another Addition to the An Shigao Corpus? Preliminary Notes on an Early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Translation”, *Early Buddhism and Abhidharma Thought*, (Kyoto, Japan : The Sakurabe Ronshu Committee (ed.). pp. 1-32.
2. Jan Nattier,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hree Kingdoms Period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8).

18. 蘇錦坤：〈從後說絕 --- 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2010，頁 11-18。

19. 同註 18，頁 50-63。

20. 蘇錦坤：〈《七處三觀經》研究（1）---《七處三觀 1 經》校勘與標點——兼對 Tilmann Vetter 與 Paul Harrison 論文的回應〉。

3. Kenneth Roy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7).
4. Erik Zürcher,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 eds.,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 Jan Yün-hua* (Oakville, Ontario: Mosaic Press, 1991), pp. 277–300. WorldCat+2Glorisun Global Network+2 Erik Zürcher,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 trans. Gu Manlin, in Gu Manlin, *佛經語料與佛經用語散論*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5), pp. 251–273.

二 中文著作

1. 果暉法師：〈安世高譯經的考察〉，《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市，台灣：法鼓佛教學院，2008，1-34 頁。
2. 自拙法師 Shih, Tzu-jwo (Lin, Yueh-Mei)： “*A Study on the Anthology Za Ahan Jing (T101) Centered on its Linguistic Features, Authorship and School Affiliation*”, Master degree thesis at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Germany :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 2010).
3. 印順法師：（1978），《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4. 印順法師：（1993），《華雨集》第三冊，正聞出版社，新竹縣，台灣。

5. 方廣錫：（1997），〈《眾經別錄》題解及錄文〉，方廣錫編，《敦煌佛教經錄輯校》1-25 頁，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市，中國。
6. 林屋友次郎 Hayashiya Tomojirō，（1938:11-50），〈安世高訳の雜阿含と増一阿含〉，《仏教研究》，I, 2., 東京都，日本。
7. 蘇錦坤：（2010），〈從後說絕 --- 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正觀》55 期，5-104 頁，南投縣，台灣。
8. 蘇錦坤：（2012），〈《七處三觀經》研究（1）---《七處三觀 1 經》校勘與標點 --- 兼對 Tilmann Vetter 與 Paul Harrison 論文的回應〉，《福嚴佛學研究》7 期，1-74 頁，新竹市，台灣。

三 日文著作

1. 林屋友次郎：〈安世高訳の雜阿含と増一阿含〉，1938.

第十講——《雜阿含經》（T99）與《別譯雜阿含經》（T100）

漢譯佛教文獻保存了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別譯雜阿含經》（T100）與五十卷本《雜阿含經》（T99）三種翻譯。單卷本《雜阿含經》的經數最少，譯語古樸，顯現初期漢譯的艱困樣貌；《別譯雜阿含經》的經數為 364 經，學者推論其翻譯年代晚於 T101 而早於 T99。較多數學者主張現存的《雜阿含經》（T99）為「說一切有部」的傳本，但是仍有少數學者或提出不同的意見，或主張目前的論述尚不夠堅實，仍待更多的證據與研究。

本講主要敘述筆者在《別譯雜阿含經》研究的兩項推論：

1. 相對於五十卷本《雜阿含經》（T99）與巴利《相應部》而言，《別譯雜阿含經》是一種獨立的傳誦文本。就全篇架構與譯文內容而言，《別譯雜阿含經》與《雜阿含經》（T99）相近，與《相應部》的差異較大。但是，《別譯雜阿含經》是一本獨立的文本，不是從五十卷本《雜阿含經》的漢譯本抄撮而成，也不是自「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原語文本的刪節本翻譯而成。
2. 《別譯雜阿含經》可能是出自默誦，而非根據「文本」翻譯——各版大藏經收錄的古代經錄均稱《別譯雜阿含經》為二十卷；存世古代大藏經僅有《高麗藏》（再雕版）、《趙城金藏》與以《高麗藏》為底本的《大正藏》為十六卷，²¹其餘各版所收錄的《別譯雜阿含經》均為二十卷。十六卷本有 364 經及 31 首攝頌，二十卷本《別譯雜阿含經》則缺了相當於十六卷本的 258 經到 268 經這十一經以及其對應攝頌，因而只有 353 經和 30 首攝頌。²²

白瑞德教授（Roderick S. Bucknell）建議兩者的共同漢譯「原本」為二十卷，一方面，此「原本」被收錄在藏經成二十卷本時，佚失

-
21. 可參考《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網址（<http://jinglu.cbeta.org/>）。《中華大藏經》33 冊收有《趙城金藏》的《別譯雜阿含經》影印製版，部分遺佚以《高麗藏》補足。本講所參考的《趙城金藏》，係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照相製版，2008 年印行的版本。《趙城金藏》雕版完成於金大定十三年（西元 1173 年）。
 22.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三末尾：「自〈極慢〉已下十一經，皆丹藏所無，於大本經中亦無同本異譯者。然其文相，不異當經前後，則丹藏無者，脫之耳。」（CBETA, T02, no. 100, p. 468, b19-21）。此一攝頌位於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卷 13：「慢（258）優竭提（259），生聽（261）極老（262），比丘（263）種作（264）及梵天（265）；佛陀（266），輪相（267）為第十」（CBETA, T02, no. 100, p. 467, b25-26）。各首攝頌及指涉的對應經典，請參考蘇錦坤，（2008），〈《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了一部分經典（上述的十一經與一則攝頌）；另一方面，此「原本」被其他藏經收錄為十六卷本時，有些經文次第發生了一些錯置。²³

水野弘元認為《別譯雜阿含經》「可能抄自『大部之《雜阿含》（五十卷本《雜阿含》）」，或者為「其他部派的《雜阿含》的全本或部分」，此兩項都只是推測之詞，水野弘元既未詳細列舉相關的文獻依據，也未敘述他的推理過程。該篇論文又說「巴利《相應部》與漢譯《雜阿含》十分相似」，²⁴ 但是，並未就此三者論列彼此版本譜系的親疏。²⁵

水野弘元認為：

屬於上座部的巴利《相應部》與屬於說一切有部之漢譯《雜阿含》十分相似，唯就內容而言，漢譯《雜阿含》若除去非本來所有之卷二三、卷二五（即阿育王譬喻 *Aśokāvadāna*），則兩者大體一致。至於約占兩者份量三分之一的《別譯雜阿含》，可能係抄自大部之《雜阿含》，或是其他部派之《雜阿含》之全本或未完全寫就者，此誠為問題所在。²⁶

23. Bucknell,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Other Translation of the *Samyuktāgama*" (2008).

24. 水野弘元：〈部派佛教與雜阿含〉，《佛光阿含藏》〈附錄（下）〉，1983，頁 683，第 7 行：「屬於上座部的巴利《相應部》與屬於說一切有部之漢譯《雜阿含》十分相似，唯就內容而言，漢譯《雜阿含》若除去非本來所有之卷 23、卷 25（即阿育王譬喻 *Aśokāvadāna*），則兩者大體一致。至於約占兩者份量三分之一的《別譯雜阿含》，可能係抄自大部之《雜阿含》，或是其他部派之《雜阿含》之全本或未完全寫就者，此誠為問題所在。」

25. 參考筆者以下兩篇論文論及此三者之間的異同：蘇錦坤：〈「讚佛偈」-- 兼論《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異同〉，2014 與〈寫本與默誦 -- 《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議題〉，2019。

26. 水野弘元：〈部派佛教與雜阿含〉，《佛光阿含藏》，〈附錄（下）〉，1983，頁 683 第 7 行。

由於現存佛典文獻對《別譯雜阿含經》所能提供的資訊微乎其微，譯者、譯地、譯時、譯後的傳抄以及譯後未經登錄如何傳承到後代等等問題，均無文獻可供參考。《別譯雜阿含經》究竟是某一傳承的完整譯本，或是節譯本，還是戰亂後全譯本的殘卷，或者僅是尚未定稿的初譯本，²⁷目前的文獻資料尚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論斷。

本講以下僅就「《別譯雜阿含經》是否抄自《雜阿含經》」以及「《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是依據文本，還是依據默誦」兩項作介紹，最後標舉《別譯雜阿含經》尚待探討的議題，以待後賢進一步拓展、研究。

一、《別譯雜阿含經》是否抄撮自《雜阿含經》

筆者認為《別譯雜阿含經》不是抄撮自《雜阿含經》，主要有下列三項理由：

1.1 《別譯雜阿含經》出現《雜阿含經》所無的內容，如果前者出自後者，不可能「無中生有」，出現後者所無的內容。

1.2 在《雜阿含經》（T99）、《別譯雜阿含經》與巴利對應經典（《相應部》或《增支部》經典）之間的對應經文，常有一處為偈頌形式而他處為長行形式，內容則相當一致的現象，顯示彼此未有承襲的證據。

1.3 《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對應經文的細節不同。

關於第一項「《別譯雜阿含經》出現《雜阿含經》所無的內容」，在此僅舉一例：《相應部 1.5 經》有四部漢譯對應經典，分

27. 如果是尚未定稿的初譯，可能出於三種情況：第一種是譯出全經，卻只殘存部分譯稿；第二種是文本為全經，因故僅譯出部分內容；第三種是現存的經數就是此一文本的全貌。

別為《雜阿含 1002 經》、《雜阿含 1312 經》、《別譯雜阿含 140 經》與《別譯雜阿含 311 經》，這五部經的偈頌也出現在漢譯《法句經》（T210）與巴利《法句經》，請參考〈表 1〉。²⁸

〈表 1〉 對應偈頌與「五」相關的譯詞

對應偈頌中的「五」（四次）	雜阿含 1002 經	《雜阿含 1312 經》	《別譯雜阿含 140 經》	《別譯雜阿含 311 經》
第一次	斷除五	斷五	斷於五蓋	除五欲受陰
第二次	捨五	捨於五	棄捨於五欲	棄捨於五蓋
第三次	增修於五根	五法上增修	增上修五根	增進修五根
第四次	超越五和合	超五種積聚	成就五分法	成就五分身

顯然《別譯雜阿含 140 經》與《別譯雜阿含 311 經》的「五蓋、五欲、五根」，對應的《雜阿含 1002 經》與《雜阿含 1312 經》既未說明「五」的意涵，在巴利經文也未明指這些「五」是什麼意涵，相關的解說僅見於巴利註釋書系統，且與《別譯雜阿含經》不同。

關於第二項「《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巴利文獻的對應經典，常出現或作偈頌、或作長行的現象」，如〈表 2〉所示：

28. 《雜阿含 1002 經》：「斷除五捨五，增修於五根；超越五和合，比丘度流淵。」，CBETA, T02, no. 99, p. 262, c17-22。《雜阿含 1312 經》：「斷五捨於五，五法上增修；超五種積聚，名比丘度流。」，CBETA, T02, no. 99, p. 360, c23-27。《別譯雜阿含 140 經》：「能斷於五蓋，棄捨於五欲；增上修五根，成就五分法；能渡駛流水，得名為比丘。」，CBETA, T02, no. 100, p. 427, c15-21。《別譯雜阿含 311 經》：「除五欲受陰，棄捨於五蓋；增進修五根，成就五分身；如是之比丘，超渡生死海。」，CBETA, T02, no. 100, p. 479, a19-25。《相應部 1.5 經》：‘Pañca chinde pañca jahe, pañca cuttari bhāvaye; Pañca saṅgātigo bhikkhu, oghatinnoti vuccati’（應斷除五法，捨除五法，應更修習五法；比丘能超脫五種執著，稱為超越瀑流者。）《法句經》：「捨五斷五，思惟五根；能分別五，乃渡河淵。」，CBETA, T04, no. 210, p. 572, a15-16。

〈表 2〉《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或《增支部》）三者的對應經文，（p）代表此段經文為「長行」，（v）代表此段經文為「偈頌」，（N/A）代表缺此段對應經文。

《別譯雜阿含經》經號	《雜阿含經》經號	《相應部》或《增支部》經號
32 (p)	1093 (v)	SN 4.3 (v)
35 (p)	1106 (v) ²⁹	SN 11.12 (v)
128 (p)	913 (v)	SN 42.11 (N/A)
151 (v)	926 (p) ³⁰	AN 11.10 (p)
206 (v)	972 (N/A)	AN 4.185 (N/A)
212 (p)	978 (v)	(N/A)
287 (p)	1289 (v)	SN 1.38 (p), ud ā na
324 (v)	1325 (p)	SN 10.5 (N/A) ³¹

29. 《雜阿含 1106 經》偈頌與《雜阿含 1105 經》相同，《雜阿含 1106 經》：「爾時世尊即說偈言……如上廣說。」，CBETA, T02, no. 99, p. 291, a24-25。
30. 《雜阿含 926 經》卷 33：「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何所依而禪？』」，CBETA, T02, no. 99, p. 236, b3-7。《別譯雜阿含 151 經》卷 8：「爾時世尊即說偈言：『汝今薄迦梨，應當如是知，習於坐禪法，觀察無所有。』天主憍尸迦，及三十三天，世界根本主，大梵天王等，合掌恭敬禮，稽首人中尊，咸皆稱斯言：『南無善丈夫！我等不知汝，依憑何法則，而得是深定，諸人所不了。』」，CBETA, T02, no. 100, p. 431, a19-27。
31. 《別譯雜阿含 324 經》卷 15：「夜叉捉兒竟，捉已尋復放。時彼優婆夷，尋語其子言」，CBETA, T02, no. 100, p. 482, b8-10。《雜阿含 1325 經》卷 50：「時，彼鬼神即放優婆夷子。爾時，優婆夷說偈告子言」，CBETA, T02, no. 99, p. 364, a27-28。巴利對應經典《相應部 10.5 經》無此敘述。

《別譯雜阿含經》經號	《雜阿含經》經號	《相應部》或《增支部》 經號
350 (p)	956 (v) ³²	SN 15.20 (v)
351 (v)	1331 (p)	SN 9.4 (v)
358 (v)	1338 (p)	SN 9.14 (v)
364 (v)	1344 (p)	SN 9.8 (v) ³³

關於第三項「《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對應經文的細節不同」，在此舉《別譯雜阿含 285 經》為例，此經的對應經典為《雜阿含 1287 經》與《相應部 1.31 經》。

《雜阿含 1287 經》提到有一天子說一首偈頌問佛：「與何人同處，復與誰共事，知何等人法，名為勝非惡？」而世尊以一首偈

32. 《雜阿含 956 經》：「古昔長竹山，低彌羅村邑，次名朋迦山，阿毘迦聚落，宿波羅首山，聚落名赤馬，今毘富羅山，國名摩竭陀，名山悉磨滅，其人悉沒亡，諸佛般涅槃，有者無不盡。一切行無常，悉皆生滅法，有生無不盡，唯寂滅為樂。」，CBETA, T02, no. 99, p. 243, c29-p. 244, a7。《別譯雜阿含 350 經》：「爾時，世尊即說偈言：『婆者半闍帝彌羅，阿毘迦羅朋伽迦，善邊之山赤馬國，毘富羅山摩竭提，諸山悉滅人亦終，佛入涅槃壽命滅。』以是義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CBETA, T02, no. 100, p. 489, a26-b3。
33. 《相應部 9.8 經》中，天神想勸導跟人家走得太近的比丘，化成該民婦跟比丘說（第一首偈頌）：「Nadītīresu saṅṭhāne, sabhāsu rathiyāsu ca; Janā saṅgamma mantenti, mañca tañca kimantara. 在河岸邊、休息處，集會所與延著道路旁，聚集的人們討論著，你和我之間到底怎麼了？」比丘回答了兩首偈頌：「Bahūhi saddā paccūhā, khamitabbā tapassinā; Na tena mañku hotabbaṃ, na hi tena kilissati. 有許多不順耳的聲音言詞，苦行者必須忍受，不應該因此而氣餒，因為他不會因此而染污。」（第二首偈頌）。「Yo ca saddaparittāsī, vane vātamigo yathā, Lahucittoti taṃ āhu, nāssa sampajjate vata. 凡對聲音言詞害怕者，如林中的羚羊，他們說他是『輕心者』，他的修習不會成功。」（第三首偈頌）。相當於此，《別譯雜阿含 364 經》第一、第二頌都是比丘對化婦所說，第三頌為天神對比丘所說，但是顯得巴利對應偈頌冗長。相對於巴利經文，《雜阿含 1311 經》第一首偈頌（化婦對比丘說）為長行，第二、第三頌則是天神以原形對比丘所說的偈頌。兩部漢譯經典在正文都敘述該比丘後來成阿羅漢，巴利《相應部 9.8 經》則否。

頌回答：「與正士同遊，正士同其事，解知正士法，是則勝非惡。」³⁴

對應經典《相應部 1.31 經》則是眾多天子（sambahulā … devatāyo）來詣世尊，有 6 位天子各自說一首結構相似而用字小有不同地偈頌，在此之後，有一位天子問世尊：「誰說的偈頌為善說呢？」世尊自己說了另一首偈頌作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別譯雜阿含 285 經》雖與另兩部對應經典的架構相似，內容卻有較大的差異。《別譯雜阿含 285 經》提到有一天（子）以偈問世尊：「應共誰止住？復應親近誰？從誰所受法，得利不生惡？」而世尊卻以 6 首偈頌回答此一發問：

「應共善人住，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得利不生惡。
應共善人住，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智者得利樂。
應共善人住，親近於善者，
從彼人受法，智者得名譽。
親近於善者，從彼人受法，
智者得解慧，是故應共住。
親近於善者，從彼人受法，
親族中尊勝，能離於憂愁，
於一切苦中，而能得解脫。
遠離諸惡趣，能斷一切縛，
純受上妙樂，得近於涅槃。」³⁵



應共善人住，親近於善者（道璞法師/繪）

34. 《雜阿含 1287 經》，CBETA, T02, no. 99, p. 354, c10-14。

35. 《別譯雜阿含 285 經》，CBETA, T02, no. 100, p. 473, b3-18。

二、《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為依據文本還是出自默誦

筆者基於下列三項理由，主張《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出自默誦，而非根據抄寫的本。

2.1 如《別譯雜阿含 328 經》所示，經文中的偈頌錯落，有些詩句散置到其他偈頌之中。³⁶

2.2 《別譯雜阿含經》忘失偈頌。

2.3 《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與其指涉經典不符。³⁷

《別譯雜阿含經》有幾首攝頌，它們所含括的經典均帶有偈頌，此一區段出現一部未出現偈頌的經文，從體例與對應經典來判斷，很可能是背誦經文時忘失了偈頌。以下列舉兩個遺漏偈頌的經例：

1. 《別譯雜阿含經》卷 2 有一首攝頌（括符內的數字為筆者所加，代表攝頌此詞所指涉的經號，下一首攝頌同此）：

帝釋（33）摩訶離（34），以何因（35）夜叉（36），
得眼（37）得善勝（38），縛繫（39）及敬佛（40），
敬法（41）禮僧（42）十。³⁸

此首攝頌所指稱的《別譯雜阿含 33-42 經》的區段，每部經文均至少有一首偈頌，唯獨《別譯雜阿含 35 經》的經文未出現偈頌，

36. 蘇錦坤：〈《雪山夜叉經》——漢巴經典對照閱讀〉，《正觀》第 48 期，南投縣：正觀雜誌社，2009 年。

37. 蘇錦坤：〈《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正觀》第 45 期，南投縣：正觀雜誌社，2008 年。

38. 《別譯雜阿含經》卷 2，CBETA, T02, no. 100, p. 387, c11-13。

對應的《雜阿含 1106 經》很可能含有相當於此一佚失的偈頌。³⁹

2. 在《別譯雜阿含經》卷 13 的一首攝頌為：

本如酒醉 (252) 四句讚 (253)，龍脇 (--) 拔毒箭 (254)，
尼瞿陀劫賓入涅槃 (255)，讚大聲聞 (256) 婆耆奢滅盡
(257)。⁴⁰

此首攝頌所含攝的《別譯雜阿含 252-257 經》都出現了「尊者婆耆奢」，⁴¹ 各部經之中，他也至少說了一首偈頌，唯獨在《別譯雜阿含 257 經》出現以下的敘述：

時婆耆奢白言：『此痛轉增，…。我於今日欲入涅槃，我
於最後欲讚於佛。』佛告之曰：『隨汝所說。』
即說偈言（本無少偈）。⁴²

「本無少偈」為「小字夾註」，「元、明藏」此四字作「本云少偈」。似乎是翻譯過程中，忘失了此經的偈頌。⁴³

39. 《雜阿含 1106 經》所引之偈頌，即《雜阿含 1105 經》：「世尊即說偈言……如上廣說。供養於父母，及家之尊長，柔和恭遜辭，離麁言兩舌。調伏慳悋心，常修真實語，彼三十三天，見行七法者。咸各作是言，當來生此天。」，CBETA, T02, no. 99, p. 290, c13-17。

40. 《別譯雜阿含經》卷 13，CBETA, T02, no. 100, p. 463, c24-26。

41. 對應的《雜阿含經》譯為「尊者婆耆舍」，CBETA, T02, no. 99, p. 259, a12-13。

42. 《別譯雜阿含 257 經》，CBETA, T02, no. 100, p. 463, c16-23。

43. 脫落的偈頌應該是與《雜阿含 994 經》下列偈頌相當：「我今住佛前，稽首恭敬禮，於一切諸法，悉皆得解脫。……是故強其志，精勤方便求，觀察有恐怖，隨順牟尼道，速盡此苦陰，勿復增輪轉。佛口所生子，歎說此偈已，長辭於大眾，婆耆舍涅槃，彼以慈悲故，說此無上偈。尊者婆耆舍，如來法生子，垂心哀愍故，說此無上偈，然後般涅槃，一切當敬禮。」，CBETA, T02, no. 99, p. 260, a17-c23。從前後文脈來判斷，《雜阿含 994 經》自「佛口所生子，歎說此偈已」起，到「說此無上偈，然後般涅槃，一切當敬禮」應屬後人的敘述。

三、《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議題

《別譯雜阿含經》的譯者、譯地、譯時、譯後的傳抄等等問題，均無文獻可供探究，但是歷代經錄編者及大藏經主事者並不以此為嫌，仍將《別譯雜阿含經》列入譯典，而未歸諸「疑偽」之類。主要是《別譯雜阿含經》與其對應的《雜阿含經》，兩者的經典次序有非常緊密的對應關係；同時，就兩者對應「讚佛偈」的有無而言，也顯露出兩者之間較《相應部》還相似。

依據筆者的研究，《別譯雜阿含經》與《雜阿含經》的版本譜系關係，應該是比《相應部》要來得更親近。即使如此，兩者的譯文並沒有一方承襲或參考另一方的跡象和證據；也就是說，相對於五十卷本《雜阿含經》（T99）與巴利《相應部》而言，《別譯雜阿含經》是一種獨立的傳誦文本。

本講也列舉三種現象指出：《別譯雜阿含經》可能是出自默誦，而非根據「文本」翻譯。

《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及傳抄過程有諸多問題尚待解答，目前既未發現其他部派「雜阿含文獻」的存世寫本，現存的《別譯雜阿含經》與《雜阿含經》也未進行完整的逐經比對，在此情況之下，單憑隻字片語及部分音譯詞的解讀，尚不足以評定《別譯雜阿含經》的部派歸屬。

筆者在此列舉一些《別譯雜阿含經》尚待解答的問題，例如：

1. 《別譯雜阿含經》是誰翻譯的？在那一年翻譯的？在何地翻譯的？
2. 《別譯雜阿含經》是依據閩誦翻譯的？還是依據梵文或胡文的文本翻譯的？

3. 《別譯雜阿含經》原本的語言是梵語 Sanskrit？俗語 Prakrit？吐火羅語？還是犍陀羅語？還是其他中亞語言？
4. 一般認為《別譯雜阿含經》是古譯，比五十卷本的譯出為早，也就是早於西元 435 年。在古經錄中，最早著錄《別譯雜阿含經》的為《眾經目錄》（西元 594 年）與《歷代三寶紀》（西元 597 年），為什麼遲至此時才見於經錄？
5. 在《別譯雜阿含經》被著錄之前，此經保存於何處？如何被發現而見諸經錄？
6. 《別譯雜阿含經》是單獨而完整的譯本？還是某部《雜阿含經》的節錄本？或是全本於翻譯後有部分缺失後的殘本？
7. 《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與《別譯雜阿含》的經文本身是同一團隊翻譯的？還是不同團隊的翻譯，後來才編錄在一起的？
8. 《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與經文本身的差異，是翻譯時造成的？還是本來這兩者就來自不同的源頭？
9. 為何《別譯雜阿含經》攝頌與經文會有大落差？
10. 《別譯雜阿含經》的原來經文次序是怎樣的次序？
11. 《別譯雜阿含經》比較接近五十卷本《雜阿含經》？還是較接近巴利《相應部》？
12. 《別譯雜阿含經》漏失的攝頌是翻譯時就沒有原文？還是漢譯之後才遺失的？

參考書目

一 佛教大藏經

1. 《趙城金藏》，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照

相製版本）。

2. 《金版高麗大藏經》，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年。
3. 《中華大藏經》，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年。
4. 《大正新修大藏經》，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影印），1983年。
5. 《佛光阿含藏》，台北市：佛光出版社，1983年。

二 論文及專著作

1. Bucknell, Roderick, (2008),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Other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ktāgama",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vol. 21, p. 23-54,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New Taipei City, Taiwan.
2. 水野弘元：〈部派佛教與雜阿含〉，《佛光阿含藏·附錄（下）》，台北市：佛光出版社，1983年，頁681-687。
3. 蘇錦坤：〈《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正觀》第45期，南投縣：正觀雜誌社，2008年，頁5-80。
4. 蘇錦坤：〈《雪山夜叉經》——漢巴經典對照閱讀〉，《正觀》第48期，南投縣：正觀雜誌社，2009年，頁69-142。
5. 蘇錦坤：〈「讚佛偈」——兼論《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異同〉，《法鼓佛學學報》第15期，新北市：法鼓佛教學院，2014年，頁67-108。
6. 蘇錦坤：〈寫本與默誦——《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議題〉，《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第5期，新加坡：新加坡佛學院，2019年，頁41-91。